DS
793
K42L856
1740
v.6

[redacted]

龍虎山志卷十四

妙正眞人婁近垣三臣重輯　徒惠遠謨虛中校

藝文

記五

雄石鎮記

宋　鄭淡

雄石鎮者此邦古鎮名也與營保關隘等因時警急戍兵守衛雖有司存廢置無定傳云未有信州先有雄石鎮蓋刱於隋唐之際問之邦人已不復知考之唐制上元初始郡上饒永泰初始縣貴溪雄石鎮在弋陽安仁兩鎮後彼皆陞縣此仍舊貫按陸文安公跋資國寺帖

亦云莫究始末但官曰鎮遏使有印篆曰信州雄石鎮此必置郡後換給也年曰龍紀後永泰百二十五年矣鎮傍有聘君山蓋時有隱君子居焉青山葉贊玉之祖嘗以是職仕於斯此與松陽始祖鄭押衙相先後黃巢亂時此地爲江閩衝要宜宿兵守衛五代間李氏據金陵則隸南唐宋開寶平江南文軌既同併省郡邑徹鎮隸縣必及此時歐陽公曰百年之間剗削消磨漠然但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往事而遺老盡矣嗚呼黃河泰華與天地長久區區小鎮僻在遐方何足計一毛於馬體然居是邦者不知爽鳩氏可乎魯無君子人美其地亙

鄉童子地醜其人且以吾邑言鬼谷洞天也龍虎福地也自鳴山者孝德神官在焉象山乃先儒講學之地天下學士所景慕雄石鎮則不挂人齒牙文獻不足獨杞宋乎哉余生雄石之阿越二十年避亂世寧歲稔舒嘯舊址町畽鹿塲今奎運大明而余年逾七望八幾何不與草木同腐因紀梗槩以表私心文學支離不材有間噫亦微矣

重修靖通菴記 嘉定八年

高似孫

太史公稱大荒之内名山五千奥在中區鎮以巍嶽羅浮括蒼諸山爲佐爲翼至於盤地紀承天維奔走群仙

包蓄仁澤怪詭瑰壯則有龍虎山岑崟巑岏草木先怪
天師在漢受命上元歷歷正傳迨三十葉卓然群仙任
挺祖風發與滌元遐鈎獨索散入神明之賾濬稽道德
之幾統和三靈赫濯四海際遇道君皇帝召拜虛靖先
生眷留京師修大清葉雲情藪思祈歸故山詔揀雋峰
結廬嵐翠奎鈎日珥以靖通揭菴陽先生對揚顯休歸
安上賜一以道與致大盡精庶幾天保歸美焉道家者
流出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善應爲
用以生生不窮爲法故能深頤天地而不爲老橐籥陰
陽而不爲靈帝不能傳神不能授況人乎先生聞道闡

法一出乎正故崆峒之問汾水之遊言人而不言天及
今而不及古灼然極數知來者非漢唐黃鍾史寬舒吳
筠張整輩可擬也初通妙先生易君如剛以文學道義
如玉在山相攸巖峒制作楹室治身紫府素行昭宣名
飛帝庭召處高士典青藜館統道兩街尊異之褻禮優
貫席三元授簡仍領上清籙篆所遺廉不忍取擇羽士
薛端友重建是菴迄諳其謀虛靖後人仁靖先生亦稈
助不靳規矩簡素遽然天成虛堂中湀閑廡映帶彷彿
仙表沉燎在爐圖篆琴碁尊罍鐘磬休息之所高明之
具清越古祕衆妙畢殫至若象崑擬蓬别開林壑人寰

不遠勝氣常清水號秋聲石藏雪色松姿神秀猨隺皆仙時乎弄潺湲入窈窕坐石而舒嘯解纓而濯清足以攀洪崖之霞標邀羨門於霄路滓濁如脫養空栖無可以使憂者泰褊者曠勞者逸惛者爽信神人所栖遲幽人之別府也昔徐勉讀易至謙豫二卦乃廢書歎曰嗟夫天道其何遠哉故逍遥山阿内身外物自保幽靜庶無悔吝嗚呼是道也先生有之先公翰林既譔先生傳通妙君又以記石屬似孫乃作楚辭俾薦泉菊其詞曰

若有人兮山之幽憑輕雲兮行九州命黃鵠兮麾青虬朝閬風兮夕麟洲一朝宗兮白玉樓帝咨汝兮統仙流

若濟川兮汝爲舟道溟涬兮誰能求神於心兮擬可修
風引去兮常隱憂石鑿鑿兮水漻漻草秀異兮木蒼樛
水堪注兮蘭堪羞山中樂兮胡爲不可留又歌曰若有
人兮靈之遊鳴瑀璞兮曳霓裘呼喬松兮樂巢由鑿陰
陽兮繫剛柔天地闢兮六丁愁羲罷晝兮老廻輈渺至
道兮何悠悠塵塞天兮世難寥骨可鍊兮丹可謀道甚
邇兮人如漚璇璣急兮春復秋皋崔喜兮鹿呦呦菊采
采兮酒浮浮山中樂兮胡爲不可留

凝眞觀記　曾子良

夫嵌空負幽寥天絕塵之所將皆有仙靈高眞翩然而

棲息焉而其廢與興雖若有數焉其間而吾以爲存乎其人何也人則有以神之也信州貴溪縣八十里爲天下第十五洞天而其山則世傳謂鬼谷山者也其說以爲有戰國權謀之士所師者宅乎其中吾讀太史公書則其所謂師者乃在扶風穎水之間而習其傳者亦疑焉而未敢質於神仙家又以爲今眞人之先蓋嘗於此煉丹者焉吾意其未始數數焉耳而其威神所使或有祛除則幽闇之家固其所耳而世或未知之也而其山則有南唐保大十一年之記蓋有吳寶華者實始荒之以能山林而其所謂凝眞者又不知其得名於何代也

是豈偶然之故哉茲山其遂神矣乎而吾又以爲要亦
山之顧也哉而人於其間者固不顧其復如昔之出沒
變化以饕富貴於車馳卒奔之間以累茲山也亦有滄
霞茹栢吐納導引飛昇遐舉如傳記所載之云云者乎
然由汩汩涸於埃壒飛揚中者觀之則君之祖孫縹緲
上下烟霞風月之表可望而不可即庸非神人也邪而
余於是可以相視而一笑矣余於太史方公一晝夜宿
徐君共論茲事欲遊焉未果時君未入此山也今公已
矣余規一申獨往之願焉而亦未可期之也姑先以筆
墨內余之交以爲他日相見之符云耳

龍虎山上清宮新建牌門記　周應合

景定癸亥冬余之官番陽道鄰溪訪古象山登應天遊龍門關仙岩順流而東時上清宮管轄觀妙大師張君聞詩命舟相從累日指示勝槩及吾境乃還明年夏聞詩持江東常平使者學齋史公書來諭以新門成屬記歲月其言曰作宮此山二百年矣識者謂向方少偏宜建門于南以正之冲靖先生畱君欲建門會召不果聞詩茲領焚修敢替前志昨季冬庚申望始克成之距宮之百步爲室三楹其中爲門揭龍虎福地四字其上爲樓左爲池梵垣道以達于宮九十九峯當其前午位也

繼以景祐嘉祐之重修所披之簡猶在見於治平之記則茲山之嘗興盛亦可知矣中就圯夷莽爲榛茀獻號之墟惟像設缺二字眞人念其爲先世過化之地也則命吳君與順主之君自上清紫微來謂山廢久鋭單楮以起之眞人亦相爲庀工於元默敦牂竣事於旃蒙作噩有殿焉四正之外曰眞官曰仙官曰眞君有堂焉四講之外曰永思曰庫曰厨迎其仙有房賓其旅有舍内翼兩廳敞虛宏深疏泉成池繚以文楯倒景遊鱗搖曳金碧外伉三門面勢端直藩垣孔修百爾器備翕乎艴矣於是眞人嘉之乃礱石遺之俾自謁諸其爲士者記之

吾聞君好修勇退人也其從金蘭者曠逸甚缺一字佐是役又有鄭萬休者家故儒也聞君之風而高之往歸焉乃奉其命徵文於余余既諾矣萬休喜且曰觀之外有磵磵之上有亭亦既名曰滌煩矣觀之東有道院未名也其爲名之余久之曰可名曰天樂萬休益喜余乃言曰夫人天地之鬼也天地不人則不神萬物人之鬼也人不萬物則不神故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保大以前勿論自保大十一年以後至于今且三百六十九年世於人間者不知其幾矣而山之蒼翠如一日也而君之棟而宇也金而石也又適與其始者之氏不謀而自合

圜山東來石峯西至如拱如揖象山之水注而歸焉巽方也登斯樓其望遠入是門其塗正學齋公實資其成而嘉之俾以記請予謂是役也聞詩之可書者二余嘗觀上清宮之盛棟宇麗金石今作是門前之修者樸之一可書沖靖際遇三朝恩賜隆厚一門欲扱而未遂聞詩後沖靖數十年前之闕者成之二可書也抑余又有感焉世有習專門者未有升堂入室之基而門户先立求其行之宮庭性之壇宇工程等級多闕如也視道家者緩其門於宮成二百年之後能無警乎學者錮於先入而未純於正者多遂非而安偏視此門之向方昔偏

而今正能無勉乎聞詩曳所作者在彼念之所感者在此遂次第其言以授之豈但爲此門記爲聞詩書而已哉必有感於吾言者

仙岩元禧觀記

元　吳澄

信之山水固奇秀而龍虎山都其最山之西十餘里厓石嵌嵁下瞰溪滭洞穴百數有名者二十四號爲仙岩地勢險絶人跡不到陽顯陰幽若或宅於其間龍虎勝境寄身老子法者宮之逮及國朝盛極甲天下一本三十六支冠褐千餘其崇隆豐厚位望儕於親臣資用擬于封君前代所未嘗有葢其地氣之積鬱發達而然開

府大宗師以龍虎道士際遇世祖皇帝依日月光歷事
五朝眷渥如一嗣其統於神奇者若而人演其派於故
山者若而人分設宮觀布列朔南郡縣者不可勝計至
若仙岩之卓絕殊特自應乘其旺氣而開府之徒孫張
師嗣房始建觀於岩之陰面玉屏鉢盂天馬諸峯名元
禧觀師恢廓慷慨剛直自立人有過輒面折人有急周
之無悋情好讀書能吟詩每謂富貴浮雲死生夜旦爾
倘不聞道如未出世擇地營構俾其徒安內養忌外趨
靳守清虛謙讓之教前傳後續永不失墜也嘗從開府
入覲仁宗皇帝制授體道通元淵靜法師主潭州路嶽

麓宫乃以元禧觀事屬其徒何斯可致和元年制授斯可明素通元隆道法師主仙岩元禧觀何之孫薛元義具建觀始末薛之諸孫曾吾省詣予求文載諸石命曰元禧觀延祐三年丙辰肇建六月巳未落成殿名宗元鐘樓鼓樓翼於左右堂名元範東西二廂曰楚樵曰愛梅東西二舘曰清眞曰寶元外設廳事之所其二廡曰興仁曰集義中門扁曰漁樵眞隱一池前泓曰環翠池一澗横繞橋以便往來曰通德橋觀之後有閑機洞有芳潤圃有玉泉井茂林修竹名花異果羅簇蔥蒨貫田若干畝以飯衆經畫四五年而功大集泰定三年丙寅

張師化去何師繼紹先志凡營構未備者一一修究觀之陽諸岩聳峭或峆岈而中空或瑰瑋而外見川流中貫風帆上下撥僻搜怪者時時而至昔陸文安公偕文學士七十八人游覽畱其名氏今元禧之建可無記乎願得一言與文安公之記並刻以誌後觀予夙聞仙岩之名而足不一履末由摹寫其態狀之彷彿因慨龍虎上清關係地勢然亦有天焉亦有人焉天運將昌其教而教門之繼繼承承莫非人才之傑有以當地勢之靈地氣之靈有以符天運之昌天地與人三者合一龍虎上清之極盛於今也豈偶然哉仙岩之元禧觀則傑才

之衍靈氣之波昌運之瀦也

仙城本心樓記

龍虎山形勢之奇秀莫可與儷自宜爲神仙君子之所栖止其後岡名象山金溪陸先生亦嘗構室而講道焉至今使人尊慕而不忘上清道士劉立中致和生長儒家寄跡老氏法好尚迥與衆異得地於龍虎山之仙城築宮以祀老子若仙岩若臺山若琵琶左右前後森列環合一覽在目而象山直其東乃相西偏作樓三間以面之樓藏書數百卷扁之曰本心焚香讀書其間儼然如瞻文安在前也致和來京師語其事且請記予嗟曰

致和之見固及此乎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
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
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于
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
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
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矣操舍存亡惟
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
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
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
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

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物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爲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

孟以迨周邵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特指陸子之學爲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爲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致和朝於斯夕於斯身在一樓之中心在一身之中一日豁然有悟超然有得此心即陸子之心也此道即聖人之道也夫如是則龍虎山之奇秀又豈但以老子之宮而名天下也歟

勅賜龍章寶閣記　虞集

今上皇帝改元元統之二年御書閑閑看雲四大字以

賜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缺二字藏缺二字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鋟貞木作大閣於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度之九月　日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剌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濩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濩厚嘉吏缺字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卹患懷遠厚往下至缺六字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贊詞雄文

日盛日熾蒐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缺二字）以賜（缺二字）者則未之見也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筆爲此書超越前聖嗚呼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功臣之家以及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缺二字）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元所以欣忭舞蹈奉詔歌頌咏歎於無窮者也然藏副於名山嚴奉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已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於聖明之世

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先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於是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眞君臣留孫事世祖皇帝爲道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爲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閑閑者臣全節自幼至今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

臣又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道教

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無忘聖天子明顯
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在斯也他
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靈岳祇凡
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護衛毋敢厭斁則
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
寅謹記

勑賜玉像寶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
大學士不剌失利等奏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全節
常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假爲太上老君說經

像刻沉水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之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寵賜閑閑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勑汝集其作文以誌之臣集謹沐浴齋宿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儗之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歟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爲聖人足盡之又有至

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謂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與天一矣玉像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人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

則盡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天者無不在是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粹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豈非道教之所以爲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元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眞君以來羽翼天朝桂石道

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像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為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元德眞人之貴推恩錫爵以老於家乃築堂以居之曰天爵以其游於元德也來求文以記之某謹為記之曰善夫戴帥初氏之言曰方番易盛時朱紫組印人無寧蹤而公處之恬然及今驅馳之事盡

息而公憩然如昨日也論其立志概可見矣況又使其子爲道家曾不以澹泊爲慮此其初寧有一毫富貴之心哉及其老也乃能即家建國與其夫人偕老而康寧備福之盛當世幾無與比然則公之所致夸一時榮一鄉有餘矣而方名堂以天爵而自見則公之所以致此者其必有所不知而天獨知之者夫方今天下之盛仕者以千萬計孳孳然進取是務旦暮不足於心不得一日寧其身如公之萬一者亦獨何心哉且人之材相去豈遽邈遐也夫莫之爲而爲者莫之致而至者智未必盡不足以及之也然而畧不能以自信者升天爵之堂

而觀吳公之德其所勸不旣多已乎雖然元德以清靜爲宗而能奉其親以榮耀天子之賜也亦天所以成其孝也公非有求于時也居有富貴而不辭天也亦教忠之效也無營也而至貴者至焉無欲也而至樂者存焉然則惟公之所自居者爲天爵乎千乘之國耆頤之壽何莫非天者猗歟盛矣

著存閣記

元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于其親墓之近奉其父饒國公妥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以爲未慊爲重屋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之

曰著存之閣謂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言著存之義使族人昆弟子孫與奉祀弟子知予意焉予乃爲之言曰集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歿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末如之何也已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極乎先王於是教之葬以寧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致酌禮義之之至當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也若吳公致其愛慤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始歿也則升屋

極而號焉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其往矣遠矣而弗可以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接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爇之薦度以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返也則登高望遠求之冲漠之微庶其往來於斯也情之所存何其周乎傳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厚在君子歸在民也昔之人有無怛于死生之變者喪親沐櫛又從而歌之聖人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爲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其流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

易而少之也

天乙池記　　揭徯斯

至正二年信之龍虎山大上清正一萬壽宮提點程君靜提舉李謹修請命於三十九代天師張公元教宗師吳公鑿大池宮南門之外二十步縱二百尺衡倍之深二尋而去其一尺甃石為防而欄其上外為周垣而缺其北涯以納拒焉以拱乎宮門渠其東南以受諸水歸其西北以制夫蓄泄之宜於是琵琶廛湖藐姑諸峰倒景其中與天光相摩清風微動神物出沒雲雷雨電須洞轇轕不測而龍虎諸勝不可名狀池成使道士彭元

昂至京師請名吳大宗師大宗師曰夫生天地者道也載天地者氣也無形曰道有形曰氣氣者道之用也道爲萬物之祖氣爲萬物之用道與氣一而已故天一生水一者萬物之所由生也一之生無窮萬物之生生亦與之無窮故一者萬物之終始也宜名曰天乙之池因其靜可以見道之體因其動可以見道之用一靜一動而生變化不可端倪而莫不本乎一也既書以名之又請余從而記之在宋景定中有管轄尊師聞詩者宮之有道者也嘗有異人立宮之南下臨通衢曰寧於是爲大門據山川之會前爲大池以蓄風氣則其教必大興

其道必盛行而鬱攸之灾永世無患尊師如所指而既大作南門而未暇及池也及皇元混一天師樹教於南元教大宗師領教於北其教果大興道果大行初吳宗師嘗施田宮中曰特進莊至是程君追念或人之說會其數歲之入以爲鑿池之費不煩於公不病於私適潰於成亦惟主乎上有道惟明克斷作乎下有道惟勇克勤繼以提舉周復禮副宮戴永堅及宮之衆又克左右之故不待涉歲歷時而有成功至若汪汪湟湟上下天光窈窈冥冥雲雨降昇千嵓增爽潤及四壤而不知誰之掌洋洋悠悠鱗者以游超超搖搖羽者以浮矰繳不

施網罟不持而不知誰之爲風乎其溽洽然若聞詠歸之音臨乎其溪懍然而有戰兢之心修其天以求其一即其功以懋其述豈徒爲厭勝如或人之説哉且聞程君之主是宮也靡不盡道弗止斯也

靈谷書院記

王禕

靈谷書院在麈湖山中麈湖者貴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爲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嘗見群鹿飲湖水麈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阯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龍磜闢由龍磜行數十步北過澗西崖壁立從崖隙仰

見青天如横石梁白水西道迸落崖底蜿蜒數仞若龍狀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徃東行俯瞰龍湫湫前百十步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經石下邐迤過濯纓澗澗流至是泓渟而溪洌可濯可沿過此而行稍就夷曠有峻峰出澗南峰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乃至其處曰得道岩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隔澗列嶂如幨帷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洞左群石盤踞爲臺遥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逕阻絶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眄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徑益峻風泉益

駛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峭崒峙澗北其阯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蒙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崖削立瀑流噴薄下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焉曰雲雷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爲塵湖矣湖東北築堤灣環如偃月曰駐雀壇壇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桃坪遡澗流西轉澗側皆樹桃墜紅泛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苯蕁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崿疊巘皆在履屐下而仙都闤闠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霏渺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淩絕

巔望彭蠡瀲灧如杯雲林三十六峯若薺在地自山趾
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來徑還庵前沿
澗東北行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並如負扆其內則
廓然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峰巒旁拱清
泉怪石與古樹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
焉書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氏在其鄉最爲
著姓自司空公顯於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
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
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託諸述作
以衛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

一貫圖金精鼇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而自立於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已者爲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遊書院所爲作也書院成於延祐中爲屋三楹東爲端彜齋西爲鈍齋而講說栖息暨庖湢之所咸備焉自昔君子之爲學必居乎溪山幽遐寥闃之境紛華盛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專而於道爲有得也宋如臯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故出而用世皆卓哉聖賢之爲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爲

學雖終隱不出爲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垂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媿焉且璧湖之東有象山者陸文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並立而異趨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爲多蓋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有其可徵者歟嗚呼九京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爲之記而並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正一元壇題名記

張宇初

道書所載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而吾龍虎山居福地之一也山川雄秀風氣融會有非他山比者是以名聞天下爲道門之洙泗東漢之季我祖天師豐功神德親受太上之傳肇業伊始而子孫世繼之今凡千有餘載自宋崇寧間遷眞仙觀爲上清宮厥後莫盛於元而上世之傳以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建齋於宮以傳經籙願受持而有請禱者居其首焉凡其澤幽濟顯則隨所請而從於首者禱之此其代傳不息四方皈仰之衆愈久而愈著焉今不敏襲教以來上際聖朝搢紳

撫運凡故家鉅室願有請者歲無虛日聯驅並進不期
千里而同者有之是按前制爲之建齋三日而其齋明
盛服通誠天帝羽節霓旌星裾霞珮闡元範於陟降之
間恪盡寅敬務竭孝感若雨而月霽晦而日麗嚴冽而
風和皎亢而露潤所謂祥鸞瑞雀飛繞乎上下祥風慶
雲升騰乎遠近時若有之而形乎夢寐見乎焄蒿皆精
神之所感其祥祉之集禬祈之感有兆焉是蓋由乎神
而通之其實合非可以法術徵測之也然而所藉者國
朝之鴻德祖宗之宏烈山川之神靈有以默符潛運而
至是又豈余之行能足以致焉因恐其歲月之久姓名

無所紀載日至迷墜是倣古官署題名之制刻石於亭記其氏名歲月之先後用昭一代之盛典非欲矜已之私以取譽於後世也抑其默運元機陰翊皇祚目以識之抑亦惟恐有弗逮焉間詢之故老曩嘗立石而後廢於兵燹迫不復舉矣亦甚有足慨者焉而四方之善士其睹夫是也尚必思夫吾名山之重天下在在聞之欲一叩而莫遂者有焉矧獲紀名無窮也哉然其趨善之澤宜有以躋乎不泯者焉

遊龍虎二十四岩記　徐學謨

出貴溪龍虎山一里南迫大溪溪水淙淙自東來砯滀

而西走溪僅沒肱其澄瑩可鑑毛髮余既宿上清之明日始訪仙岩漁者先刺小艇從溪邊候沿流進艇迅於激矢稍折而西南行溪傍萬山稠護林立草木翳如窮目之所止不知底極中無栖廬四顧閴然非復人境又南行二十里溪漸縮水益駛崖石陡絶上嵌空碧日光閃之頗駭矚不可辨識而東崖尤勝漁者曰此入仙岩之始也岩凡二十有四總之名仙岩云其初一岩若三人頎然立水側拱余而前者曰三教岩其一人俯而瞰溪者曰觀水岩岩之凹置厥具數處扃木橫列差若貝齒或啓或閉或整或墜數以時變農家指以驗歲者曰

仙倉岩而下爲酒甕岩有陶罌欹貯岩中岩頭若古塚囊一棺而暴其半者爲仙棺岩棺白色材如今人所用他岩棺尤纍纍有規形而銳首者稍異其次曰藥羅岩有石磨一旁施藥羅即今醫肆中所陳其次曰丹竈岩岩之故竈彷彿頽廢惟敗塹壅之尚有水淋火煉之色其次爲木屐岩以石形類屐故名其次曰機杼岩若轉空局而待織者曰馬廐岩兩柱閒縣一櫪若將負芻而秣者曰鷹架岩一木衡之鷹已飛去而溲滓常積又其次曰染具杵臼二岩其架軸舂碓之器宛然森列已刺船迹仙樂岩志云其中嘗出絲竹聲檥而聽之不可得

廻睇其上忽大風吸動若有物伏岩中跳梁驚躍恍惚介余之側者類獅類犬類羊近覷之皆石也是爲獅子仙犬仙羊離列之爲三岩而下爲轆轤岩世傳其岩嘗突尺木閣岩外懸汲器以綆歛縱之後狎於武人綆木遂沒而露其半今并其半不可覩而轆轤之名不廢有土羅一具傍羅諸鐵器者曰鐵鑪岩雜委諸工料狼藉不除似將營室者曰泥料岩又有鑿而舟橫者實而牀列者雖去人遠甚儼有形似其名者曰仙船岩曰仙牀岩棲眞岩最高無他奇以其巋壯瑋怪有重樓複閣之勢故名其末岩爲弈棋岩志云岩中有石棋枰若有兩

人對奕者以非足跡所至不可考驗蓋至是徑十里而二十四岩之勝始盡漁者爲余歷歷指點如此其末岩之崥爲慈悲大士院坎山而屋之者懸崖百仞上有綴厦羽人棲之二十年矣弟子從其下日縋器以傳食余疑神仙之說久矣以爲必有則堯舜周孔生而神靈即有仙者宜莫過之而享世之數顧下於彭聃謂其必無則今諸岩所示幻跡皆生人養生送死必需之具彼其巉崖峭拔下臨不測即猱猿不可攀附豈人力能致之即人力可致而其具皆金石土木陶瓦爲之歷風日霜露雷霆雨雹冰雪之所剝蝕必有澌盡之會而自有岩

以來不知幾千萬歲其金石土木陶瓦之具至今與岩而俱存豈眞有呵護之者邪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此類是已余目之所及見者故書之以俟好事者共覽焉

重修龍虎觀上清宮記　　施鳳來

信州龍虎山爲漢天師修煉之所至今嗣法於今爲五十一代矣歷世崇奉觀宇整飭飛甍麗棟映掩山水崇臺邃閣繚繞烟林所以昭神明而祐靈貺者非是懼勿稱焉閱歲既遠傾圮頻仍葺故曷新必煩詔旨萬曆已酉大浸稽天龍虎觀上清宮相繼頹廢於時嗣教者爲

五十代孫張國祥請於神宗爰始經營旋以征輸不繼
令其自行修理國祥竭貲興作功已垂成經費勤勞溘
焉長逝嗣子顯庸負荷析薪罔敢自逸不踰再期板築
告竣天人景貺咸妥而綏厥勞既宣厥功不細宜有貞
石以紀其庸以余方佐秩宗典三禮禋祀之紀亦有專
司乃令記之俾後之人鑒於前勞無或怠慢不虞以墜
乃世職余不獲辭乃言曰竊惟往古所稱齊諧所志曾
城元圃之邱蓬壺方瀛之峚瓊宮璇宇璣壁珠楞皆仙
聖所往來百神所栖止其迹瑰瑋巨麗近於渺茫荒唐
儒者略而弗道然而軒帝稽首於崆峒姬穆息焉於崑

邱漢文受教於河上宣聖問禮於猶龍事匪妄傳文能徵信道之設敎斯亦遠矣往代弗具論高皇帝神武定天下德威四達聲敎旁迄嘉休洽至和氣逢涌上帝歆之百神饗之名山大川各有寧宇疵癘天札物不能干燕昭漢武之跡碧雞金馬之事曾莫騁其奇而售其詭然而於張氏寵以眞人之號隆以三接之殿丹雘之工刻鏤之飾視異代有加豈亦如易之觀所云大觀在上聖人以神道設敎而天下服乎古昔聖皇道貫幽明通三極而役萬靈樂六變則致天神八變則致地祇南正司天北正司地截地通天以別人神記有之曰禮行於

郊而百神受職焉夫曰受職則能爲民捍災禦難若有
司百官各守其業以承王事而後爵禄及之曠而負者
黜罰逮焉斯固聖世撫馭之大者崇奉居歆又其餘耳
不然又何私於張氏何重於龍虎山而累世尊重之不
置也且古之祀典山川嶽瀆之神能興雲澤雨以育群
萌者始令守土者封而社之而張氏自漢以來世以符
籙爲民禁妖除孽其有功於世也甚大龍虎山乃其發
祥之區上清正一宮天帝太乙之靈實式臨之正百神受
職之所安可不極瑰麗以栖止之乎雖丹楹朱户繡戺
雕甍非奢非溢非泰非侈也假令嗣服者視其頹落而

秦越之慢神隳職不已甚乎神祖既以神明無據釐修理之思而前真人能承聖意以宏傑搆可謂曰忠鳩葺垂成年弗及待今真人能繼先志以就厥緒可謂曰孝夫淨明忠孝之旨固道家所宗也張氏父子其於宗風元詣殆不負焉不然彼清靜寧一之教亦山栖谷處而足矣又何事塗金斲采之絢爛炫燿爲哉余恐世不達張氏父子殫心竭力以裏底績之意而且有執虛無幻冥之說以議其後者故撥本而爲之記

書六

與朱元晦書　宋　陸九淵

黄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洗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揚伏想大攄素藴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豗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爲茂林瓊瑶氷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

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咏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鵞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以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江西志

與王謙仲書畧

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

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於其陰鄉人因呼禪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於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復携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兹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絶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巨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匾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

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岩間層巒叠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烟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摸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沿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

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册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皤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歌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鏖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鏖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樗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群山益遠溪谷原埜畢露東望靈山

特起淩霄縹緲如画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逼眞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貌姑石鼓琵琶諸峯嶆崒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岩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澈當浸於蒼茫烟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爲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 江西志

與錢伯同書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戹藉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磜潭西有半山磜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臥龍精舍之前兩山廻合又自爲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疎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公納去 江西志

答上清張眞人書　方孝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彷彿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画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維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叙述疇昔辭意閑渺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卿雲之輝肅然如接

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況至於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耶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眞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乃今畧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汙陋戹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埽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日他日或遂邂逅握手相與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中多高人隱

者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江西志

龍虎山志卷十四終

龍虎山志卷十五

妙正眞人婁近垣三臣重輯　徒惠遠謨虛中校

藝文

序七

龍虎山志序　程鉅夫

翰林侍講學士臣明善奉勑志龍虎山元教嗣師臣全節屬臣鉅夫序之臣伏讀終篇山川之奇人物之盛前後宮宇之廢興累朝恩數之隆尚聚此書矣然天下山之大者曰嶽水之大者曰瀆曰海顧以兹山先豈無意乎龍虎之得名以張氏張氏老氏之學也由東漢迄今

綿千數百年而益振朝廷且尊而信之此志所由作也嗟夫治道貴老氏清靜之道也原於軒黃文景用之其所成就可覩已流而爲神仙巫祝豈本旨哉若所載天師恆之對唐高宗曰能無爲而天下治乾曜之對宋仁宗曰茍能返古之樸行以簡易志慮清明神氣和完矣奚事沖舉政和中訪高士王道堅以修煉延年之術曰清靜無爲軒黃所以致治多欲求仙漢武所以罔功修煉之術非天子事已而命之禳厄奏曰修德可以回天禳禬不敢誤國端平初徵詔用光入朝答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道德五千言足矣山野士來將奚益若夫

四人之言誠祈天永命之徵符哉若學老氏者可謂豪傑之士矣今天子撫盈成之運正清靜無爲之日嗣師數陳老氏之本今上嘉納之此志之獨先龍虎宜也臣故敢叙作志之意以示後之學者舊志序

送吴眞人序　虞集

饒國吴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元德眞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毋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殖其子在天子左右甚尊顯高尚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今之

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説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之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緑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惟石巖巖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君子所以綏福履也乃合絹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並立如鐵石枝葉之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寒蛟古虬角冠距短蒼然眞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託之固且厚者焉而變化之妙乃不係乎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

古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而神究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吾意也夫眞人之所以致此者聖代涵煦覆幬之所及也眞人何可一日忘報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盧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盧溝雨別圖以贈之令眞人之行風雨略相似因仿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互白雲藹藹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瀲霧合吾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輛馬幾匹留連前却行者送者幾不能以相達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君從容之暇指

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報吾君哉其可以久吾子以温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天子者耶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邇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訊之誼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之也夫眞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與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情也天子之恩可以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咏而傳也獨此二公之誼託於翰墨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而知之者皆欲亟覽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公之堂而覩斯圖也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盛可坐想而得之矣顧不偉歟

送薛元卿序　　虞集

莊周氏以爲内聖外黄之道簡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爲以自爲方乃歷序墨翟禽滑釐宋鈃彭蒙田駢之爲術而推其至極于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要指則必以道德爲歸聖賢既没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盖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洽滯屯蒙之間託其迹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至引其道以用世

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也已矣今大宗師以元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容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愁愁然以自鉥心劌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方物爲彼此至相胥于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是而爲道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元卿氏尤方今之彥而得於余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爲之賦詩多至數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

所至吁元卿何以得乎此者哉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旣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委棄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元卿爲人清明而能靜爲學宏博好古書法爲詩飄飄有淩雲之風其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爲送行序

漢天師世家序　　宋濂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眞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表次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况於神明

之胄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群書補之復用史法略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别見於左方云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趯趯生骼其孫曰抑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豊邑生二子侍中辟疆及不疑不疑嗣侯生

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千秋千
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讃彭穆述其後多以功烈
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
沛國梁國榮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
十七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
綱綱生桐柏眞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元教
之宗其傳緒悠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
世國除即意其絕嗣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
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既長博習群書
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

隱洛陽北邙山修煉形之術章帝以博士徵不赴和帝
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淮入鄱陽上
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召萬靈
及神虎祕文於壁魯洞俄徃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丹
書及道既成聞巴蜀沴氣爲人菑銳意入蜀初居陽平
山遷鶴鳴山感元元老君屢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
示化復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
之衰熄如發鹽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
年復還渠亭山出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
一授嗣天師衛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盖一百二

十有三云衡字靈眞有長才詔徵黄門侍郎辭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魯字公祺益纘前人之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卒謚原侯生盛字元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遇

三元日陞壇傳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既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啓塜視之惟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迴迴生符符生祥祥字麟伯隋洛陽尉能吐丹置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元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元生恆唐高宗問治國恆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恆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於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攜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無大風雨遥見乘黑龍

往來諸峰間士元生翛翛生諶諶生秉一字温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眞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敦復無子葆眞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靖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歲

不能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澥鹽池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雷礫蛟蛟死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恆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紙筆寫詩隱几而化葬於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烏一隻令達嗣天師嗣天師家大驚使人

啓龜山之窆惟一鳥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吾從子也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辭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歷十九月始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江濤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眞生景淵景淵生慶先張公洞有井甚深慶先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先訶戒之而去慶先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嘗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一大白蛇水遂平又遇旱蝗可大

禜之雨作而蝗殪勅授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長而穎異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齋詔召之賜玉冠玉圭授以演法靈應冲和眞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俾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元宏道廣教眞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

授太素凝神廣道大眞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州潮水
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
水符躍出者三雷電晦冥蠘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
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無有災害
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
酒曰卿能感通神明一至此邪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
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
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塡海者遂安
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
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元子嗣成其道行顯著褒

賜於朝者不減父風嗣成卒弟嗣德嗣嗣德卒子正言
嗣正言卒太元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即今天師國
朝六覲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
道宏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賜白金及
金襴法衣贈其父太元宏化明誠崇道大真人母胡氏
封恭惠慈順淑靜元君復寵以褒文稱以瞳樞電轉法
貌昂然時以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元應
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揚東謁蒼
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
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

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遊實其初志非
曰託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
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
之修其業而弗墜惟恐有人横遭夭閼者當漢之季天
下雲擾惟巴蜀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扞
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三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
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裨至化奚啻古諸侯之國天之
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所秀結
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
北在在有之以其功烈顯著者小則充侍從大則至宰

輔非不先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皂隸者有不免焉其視元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按羅泌路史黃帝次妃彤魚氏生揮今序曰軒轅氏子青陽氏第五子揮以揮爲軒轅之孫誤一路史揮造弧矢及司率畧受封於張爲張氏今序曰張羅以取禽獸賜姓張氏誤二序又曰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仕晉爲大夫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云云而本集中有張氏譜圖序云張以字爲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

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第九子揮爲弓正賜姓爲張則非也一人之言自相刺謬三序又曰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千秋按漢書高惠功臣表不疑失侯後至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不詳典以下諸名又按公乘乃漢時爵名見百官公卿表漢世立二等之爵王侯而外未聞有公西漢三公備載百官公卿表今表中亦無大司馬張金誤四文憲公明初大儒不應舛誤至此此序疑出贋筆因世之考張氏世系者必以此序爲據故仍載志中而詳辨之後人

毋泥序而疑世家斯可耳

漢天師世家序

蘓伯衡

武王克商封國八百考之於史厥後可徵者可以指數也卓然不泯其世惟宋魯齊晉吳楚燕趙陳杞管蔡而已若其宗祀與周並傳又惟燕齊而已漢初之豪傑並起從高帝驅馳於中原天下既定高帝裂地以封之大者王小者侯凡百有餘人訖於孝武之後元年僅五六十年克有終者十無八九矣孝宣錄其子孫多出傭保之中降及孝成不絕如綫烏在其爲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也由是觀之系緒悠長莫若孔

子其次莫若漢天師孔子以卒之又明年即其故宅爲
廟祀之至唐武德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郡邑有廟
天下通祀之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奉祭祀在漢曰褒
成侯在宋曰衍聖公至今遵之焉其支庶在曲阜及散
處四方者偉然以科目自致仕宦通顯功業表表當世
者代不乏人漢天師系出畱文成侯文成則軒轅氏第
五子揮之後也由揮若干傳至文成侯由文成侯九傳
至漢天師由漢天師到于今千二百有餘歲而傳世四
十有三肖子喆孫輝連響接咸克濟美以光裕于前有
國者罔不崇尚而褒異之神明之胄繩繩乎其未有紀

極張氏與孔氏豈不差似哉何彼之泯滅無聞者衆而此之世彌久而益振也則其故有不可不知者矣蓋自周衰王者不作諸侯暴横桀驁之徒鼓其虐以毒天下民用顛隮甚於洚水之害賴孔子出修儒術以達王道撥亂世而反之正始獲胥匡以生又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筆之爲書乘式百代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詩書仁義之澤天地相爲終始則其祚嗣之昌大所謂盛德百世祀者也何獨漢天師而異是乎漢天師與孔子雖道不同然其制鍊形魄品配陰陽斟酌元化交通神明捍大災禦

大患之爲務妖孽由之而不作疵癘由之而不生疾苦由之而安全夭閼者由之而壽考其於斯世斯民亦可謂有大造矣天之封培其後俾食其德固自報施之理殆亦曰張氏之門善繼善述世有其人則雖天災流行無世無之又何患焉斯民也尚永有依怙哉繼今而起者思祖宗之積累如彼上天之屬望如此毅然以匹休對揚自任則大書特書又將什百於此矣其世家一卷四十二代天師制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命其徒掇造之故翰林承旨宋先生濂序之今天師無爲子謂行之也遠由言之也文修飾潤色之

將摹刻傳於世不鄙伯衡使爲後序觀無爲子注意此編其於紹隆前烈以世其家遺餘力乎此其所以蒙一人之眷副四衆之望而克臻元教於九鼎之重者與伯衡誠不敢自附宋先生之後然雅故於無爲子非一日是用忘其僭而以此爲序

龍虎山志序

張宇初

道之潛於至微而顯於至著也天地之大陰陽周始而理著焉事物之衆盛衰循環而文著焉此其至微之機潛於至著之間人不可得而見矣迨夫歷千百載之下而不泯絕者而後知也道之謂虛無元默者原夫天也

杳冥恍惚之内而精粹朕兆存焉是不可見而可知也
歟吾太上之教自軒皇文景之下率嘗用其清静無為
之説驗於世矣或方之申韓刑名或闢之方術怪誕盖
將有不得而斁斥為異端者乎故太史遷以其動合無
形澹足萬物指約而易操道家者流則古有之也必矣
是以關尹莊列之言有以發其未盡而柔弱謙退之言
有足以拯周衰之弊而範世軌俗焉得以幽元視之且
神道設教豈將誣後世以取惑哉迨列國而下秦之茅
君漢之我祖天師吳之許葛皆其光著者焉天師鍾不
世出之姿親受於太上由是三洞經籙符法之傳祕於

九霄十極者靈詮奥旨盡降於世乃遊蜀之吳而鍊丹龍虎山山之名於天下者居福地之一而與三茅閣皂並稱焉我張氏畱侯而下四十八世矣有非二山之足擬也歷魏晋唐宋代有褒崇典秩具備若山川之勝宮宇之麗人物之繁仙跡之異道行之神爵望之顯代之慕擬歆豔者或美之於詩文垂之金石相傳遠二千餘載而嗣之者愈久而愈昌栖之者彌遠而彌廣孰非上世之濟物利生禦災捍患其元德綿遠有以陰祐生民上裨王化故能傳之不息若是之久且著哉抑亦山靈川后有以呵護資藉而然也乎是山志之不可無述也

元皇慶一年春元教嗣師吳公集為三卷進於朝詔詞
臣元文清公程文憲公實而序之予曾大父晋公大父
太元公遭際寵光烜赫當世獲紀之典籍榮亦至矣我
朝先公冲虛公在先皇之始元累覲天顏眷渥尤至而
余之鄙陋早襲教章上承殊遇宮宇易新已而今上嗣
位首承召命蒙恩兩朝博厚之仁鴻庬之澤莫得而盡
紀也間病舊志多疎淺凡近竊有慨焉或謂值茲盛世
非加以稽古索隱以成一山之盛典豈不使奇芬偉躅
湮鬱渙漫若珠玉之蔽於淵藪其質可珍而忽不收襲
亦豈不自棄也哉予雖篤志而學有未逮焉講師李唐

眞清修篤厚乃命搜訪其遺缺而仲氏宇清志鋭而才敏力贊成之遂析爲十卷將完而善士某願壽諸梓能無一言以志之哉惟道之在天下與天地並行而不違其存於人者昌大之而已矣能志是而弗替則善承其已著而垂裕於將來宜與山川同其悠永其有已哉然世遠代異或不能盡其紀載而後之慕其餘風遺烈者未必不有取於是焉敬僭序於首

三十代天師虚靖眞君語錄序　張宇初

宇宙之間鍾光嶽靈淑之氣者惟人而人之修乎身也有諸内必形諸外固凡藴蓄之素者其能已於言乎雖

老莊氏之學墮肢體黜聰明凡役乎外者一切斥絕務
一返乎內而至於垂世立教之道亦必因言而後達且
著焉由是觀之遊方之外者豈盡以言為無所用者哉
蓋其於言也若太空行雲澄淵微瀾隨其動止而成文
不可以跡見之也若儒之於言也達則雄邁放逸之情
肆窮則羈愁感慨之語發者異矣雖然其道隆神化之
久與天為徒又豈必以言之有無而後謂之至哉三十
代祖虛靖真君以靈悟宿植遭熙洽之朝在崇寧靖康
間徽廟崇道尤篤而真仙輩出與真君上下一時者若
徐神翁王文卿林靈素也凡驅禁祟平潮孽驗禜禬祛

徃有異徵曁國運艱否預達災眹及致風霆暘雨特指顧問其道行神著誠足以羽儀天朝澤被含品矣雖相去數百載迨今人猶道慕之豈惟誇一時而後竟泯泯無聞者比哉舊傳應化錄載述勲行詳矣凡眞君流示世教之語陶冶性靈之篇又皆足以警迷啓蔽非遊神於胚腪块圠之初蟬蛻於膠轕塵滓之表無毫忽足以介其中者其所造詣能若是哉四方傳誦願見者惜不獲其全徃嘗刊行久亦遺缺因采諸名山重鋟諸梓以廣其傳庶俾冠褐之士慕向之流援索於言外意表以悟火符之祕窮鉛汞之妙有餘師矣以是而進乎道德

之域若所謂廣漠之野虛無之濵當層峰髙林之間風清月霽之夕哦詠其空歌靈韻林唱泉答又焉知其霓旌霞珮之不來降也哉其可不與老莊氏之言而並傳乎宇初忝嗣菲才豈足以盡其讚頌揚美嘗懼有所逸墜姑序其槩於首以俟諸大手筆焉

山庵圖序　　　　危　素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宫東南上爲神龍所居歲旱禱輒雨蓋人跡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修其學於先天觀風月良夜乃游聖井山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遠也徘徊久之其門徒頗爲構室廬以待先生之來

余家雖鄰境距其地不數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又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聖井山者未能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幽夐可知矣方外之友曰方壺子者早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觀天下之名山至於京師曾未旬日即思南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彥輔知其志之所在乃取高句驪生紙作聖井山圖以慰之彥輔君里人隱老子法中而善寫山水嚮者侍臣有進其画於延閣上覽而悅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画並觀幾莫可辨矣

然其画人所罕得雖從游之久者亦不能強求也初魯
國大長主好名画以自娛玩欲得其画而張君終不肯
與他人可知矣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爲是圖方壺
子謂余本山人戀祿於朝去其田里甚久故特以相示
使不忘乎樵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庵
於金先生故隱之東偏約余爲投老之計其亦古之交
宜然耶歐陽子思潁之詩曰及身強健可爲樂莫待衰
老須扶攜則余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
子其候我於仙岩之上遊哉書其後以要之云耳

仙岩圖序　　危素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余嘗從漁者買小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岩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衆岩棋布如轆轤酒甕仙倉仙棺不可枚數有三人者同坐岩中俯觀流水然或隱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也樵者雖極力攀緣至絕頂僅可俯窺而石磴嵌空終莫能即至順中居民係長綆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仙棺岩前以長鈎鈎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柟木所製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或云堯時民避水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余嘗辨之堯時河水爲患矣其横流汎溢烏得至此境邪緣藤蘿而上有大岩可容數百人益折而上至其

巔甚平曠浮屠師架岩爲宮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源
太史范先生甞爲之記及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
師鍊丹處猶髣髴可見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崖上若
縞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趍衣巿必沾濕至
鄒尊岩亂石爲門扉中多黄精薯蕷蹲鴟之類鄒尊者
古仙人也大抵千巖萬壑草木秀潤非遁世好奇之士
無因而至方壺生學道於龍虎心迹超邁不汚塵垢時
時寫山水有奇趣若武夷匡廬恆岱華不注諸山數爲
余圖之而仙岩者又嘗所坐臥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
之外莫可測度與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雖

一筆不輕與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岩圖寄至京師求余識之因序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汩沒世事而不知返也江西志

龍虎山志卷十五終

龍虎山志卷十六

妙正眞人婁近垣三臣重輯　徒惠遠謨虛中校

藝文

表八

謝推恩表　張繼先

時不追人誤蒙天眷恩沾同氣慶洽私門自愧寵驚實增欣忭伏念臣頃當總角獲奉清光七換歲華三頒詔節構漏築雲楣之宇以便焚修賜宣和御札之經俾成功行俄下漏泉之澤及臣同產之兄遭遇踰涯報稱何地茲蓋伏遇特崇教範無間顯蒙義重天倫推及臣子

雖緣故例實駭當時犬馬之心所當自竭鳳鸞之字何
極其榮中殫香火之誠上祝岡陵之壽

陳退表　　畱用光

右街道錄主管教門公事特差充信州龍虎山上清正
一宮管轄宮事臣畱用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臣
今月十七日恭奉聖恩特頒勑命賜號冲靖先生臣自
慚踰分實切驚惶已望闕謝恩謹奉表陳退伏望天慈
允臣懇禱臣伏以昨叨祈禱之旁昭恩覃草野今被超
踰之寵數先動簪裾祇受以還驚惶失措臣賦材樗散
學道迂踈粵受法於玉樞勤行自誓迨承華於象簡揣

分奚堪雲近蓬萊方慶去天之咫尺風生溟渤浪成擘
水之三千自宜掃影於人間尚迫因緣於畿甸忽膺成
命進躐清班跡同集瓜之蠅事類覆蕉之鹿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兼虞舜德邁周文萬方均覆幬之仁八表
荷雍熙之化廓施膏澤濫及微流蓋春風終泮雪於陰
崖而老蚌能還珠於合浦臣敢不勉旃夙習淬礪餘生
賜號逍遥公循省難逃於鵜誚顧師廣成子進修上答
於鴻私臣干冒天威無任屏營之至謹奉表上奏以聞

遺表　　晉用光

臣用光言適來適去眞同夜壑之藏舟或栩或蘧久悟

勞生之夢蝶輒冒垂旒之覽少伸屬纊之言切念臣早
棄儒冠精修眞教星冠羽服忝陪正一之壇龍篆鳳章
粗達希夷之悃夙夜是凜暗室不欺幸誠意之交孚果
天人之脗合偶徹孝宗之淵聽俾趨太一之靈棲救旱
飛符爲民請命屢奉天威之咫尺洊收雷法之功勤歲
在丙辰之冬詔董崇眞之席曰暘曰雨俾殫祈禱之誠
如京如坻常覩豊盈之慶實出君相格天之德濫伸山
林報國之忠愈言暫聽於還山載命缺二字於化鶴葺理
上清之棟宇僅得訖工罄捐私蓄之巾瓶畧無長物年
逢赤虎合坐逝於天臘之辰目睇清都但結念於離明

之日恭惟行堯之道重舜之華當風雲慶會之朝納海宇和寧之福自然得名而得壽豈特大安而大榮臣實
忝歸眞倘侍空歌之玉案赤符贊祉永綿玉祺之蘿圖

進龍虎山志表　吳全節

臣全節言皇慶二年三月辛巳臣全節詣集賢院言信州路龍虎山前奉勅董作大上清正一萬壽宮成有旨以其圖來上臣全節謹以封上山圖請具録爲志太保臣曲出集賢院大學士臣邪寧以聞勅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明善編述龍虎山志志成以授臣全節臣全節竊惟茲山邈在江右實神明之都宅人物之奥區道德之

家發跡自漢以世相授承流至今然而傳聞異辭紀載無法雖有名勝隱鬱弗宣風氣之宜理若有待臣全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皇帝陛下有相之道無爲而成曰清靜以臨民本元元之爲教自祖宗繼承之際蓋上下四十餘年嗣天師臣與材子弟父兄傳緒者三世大宗師臣留孫出入禁闥承恩者四朝施及微臣嗣陪祕祝香火瓜華之盛衣冠章綬之榮推恩上及於私親錫命旁加於子弟其爲榮寵可謂至矣而聖眷深重欲其傳遠與山無窮乃因圖上於新宮爰俾吏修於別乘詞臣涉筆方册成書雲漢昭回衣被草木雷風鼓舞發揮山

川垂之久長信在金石夫周官職方之載迺及於方隅漢家封禪之書徒詳於祠禱未若斯志專而不誣臣全節感激遭逢誓言報稱幸一經於皇覽得藏副於名山益振元風少裨至治其龍虎山志三卷謹繕寫成四册隨表上進臣冒瀆宸嚴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賦九

龍虎山賦

隱者無名考史稽經間日有客來於上清陳述師道其口不停余耳由傾賦爲衆聽漢有異人長髯碧晴噓爲雲興怒爲霆驚石實一室松門兩扃棄分茅之敝屣搆

至道之元精爰考厥裔實爲子房之曾者乎始蜀爲郡山幽谷冥大厲被髮而橫掠怪石憑物而起聲魈鬼獨足封狐千形蛟涎旅饕虎喙人腥凡川陸之交會皆魑魅之深憑阻國命而暴物亘千里而靡寧時惟異人惻然太息功成九轉身騰兩翼戒山川之攸司訊鬼神之祕迹得請於帝百靈受職岳祇巍峩而受令瀆鬼濛鴻而供役春孟夕望月高露寒俄慶雲之屬地覩元元之降山金聲天鐸玉色仙鬟宣言祕典弭節盤桓但見夫印解肘後之囊劍雜珮旁之玦龜紋龍鱗科篆鸞血影連天章光奪素月命爲九天之師班右群仙之列咨授

既已清蹕遙舉總幽宾而付察群髙畢而來賀則有天孫薦筐天瓢注掌芳以桃實甘以龍鮓雲韶鏘鏘烟軿雅雅徐有九潦丈人揖青城山人而言曰蜀處西陲彈丸一隅異人所都人鬼晏如江東之地妖祀淫巫髙明瞰室負塗載車余職舟航顛師徃厭遂令馮夷除道海若治檝回首岷峨轉盼巫峡呼洞庭之君主訊鬼谷之常遊邇彭蠡之導源見靈山之遐陬壤接楚越宿連斗牛紫氣熏天神光塞邱師乃縮地策杖絶江舍舟盥碣石之瀨尾登琵琶之峰頭始卜水西俄遷北麓爰有赤龍逶迤黒虎攸伏飛鳥銜火以燎焚靈蛇吐泉而瀋掬

雷鞭當途之石猿獻無枝之木築址建室鑿山堙谷此龍虎之窟所以爲東南之美觀也其山則高藏雲根遠鎖烟骨陰陽轇轕日月出沒積藍乍乾蘊素俄勃東隱宏儒南育蜃窟元猿夜啼雪鹿晝突彼匡廬羞其老醜懷玉遜其紆鬱也其江則清源發閩寒瀑滙津蟻航亙日漁艇嘯雲懸崕仙棲百器具陳倉廩甕盎機杼車輪撤故營新零落溪滑彼三神宵而難覓武陵寓而非眞也若夫宮室之制廣乎袤乎吾不得而方也觀其架楹之梁燧虹之長列綺之窗排烟之蒼禮神之堂金碧煒煌習仙之方佩服琳琅蒲□萬石柟栢千章方爽塏而

邃窓忽幽眇而張皇白晝變晦朱蒸疏涼鋪以沖虛之席爇以明德之香中有却粒老叟身輕欲翔竊桃嬰兒臉明且光趨如鸞蹌立如雁行醉或千日奕或三霜句有聯鼎術有元漿木華春輝月冷秋夕意行紺溪興在瑶辟提攜瘦藤撫弄孤笛坐松根而若遺舍石瀨而猶憶烟霞默契乎心期風霜不欺乎鬢黑固不知舜跖之爲是非晉秦之爲今昔也正七十月望以典崇丏靈風動徼福雲從裏糧雜于殊域列貨侈乎鮫宮設水火洗滌而鍛鍊俾幽明昏塞而開通則有黃冠致辭掬躬迎當代之師伏章于元壇之上若曰入地升天形雷神徃

我披洪濛我經莽蒼昬昬乎入太清之廷得旨於司人之長玉漏戒曉瑤軿夢回萬人俟命帝曰俞哉雪霜雨風適其候札瘥夭昬泯其灾人歸籙昇海曲岩隈若乃飛昇尸解之説莫明邃古之初仙或有種道或有家既捐爾有形之累何規乎卜年之遐畱侯傳再而嗣泯彼蒼繼絶而胄華汎靈株於秋潦竊机石於銀河亦稱師之鼻祖會義譜於仙都逮至四九之適際煥乎令聞之孔嘉且夫懷章而私居者古稱近屬之國不名而猶拜者漢昉元功之何今也長揖而絶百僚之禮錫命而闌虛無之科提吏部之選筆仿祠部之緜花於是瓜分道

路之職輻輳東南之車執贄駢首獻方充間列荊山之群玉陳滄海之囊珠抵掌扼腕者御空而憑虛攀鱗附翼者拖紫而紆朱寵聯乎蘭樹爵及乎葭莩酣龍膏於甲第飫麟脯於珍厨清歌嫚舞長袖輕裾孟嘗春申交遊視之而寥落平原金谷卉木對之而蕭疎殞朱蹄於站路奔黔首於泥沙論功過之威福執陰陽之慘舒示無形之鈇鉞懷不怒之泉阿方古諸侯而莫比顧今四海而何加此其爲道德之富所以熏灼宇宙冠絕往昔者亦奚修而致此也耶嗚呼噫嘻世有隆替道存依違和光爲是執一爲非權衡乎劉蜀烜赫乎宋徽綿歷既

久風流山暉神怪不測善幻出奇孰得而周知惟聞日新符篆之函卷風送鬼物之驅馳寰區稽首而無間愚俗聽命而奚疑復有赤辟孤寉遼東令威託行蹤其遼絕詭形體其支離或嗜酒而嗜詩或談軒而談羲茫茫少據浩浩靡歸即所謂神仙乎而雖然方飲方食且裳且衣亦必有不可見者溪居海角而天涯嗚呼噫嘻非山川之奇寵靈之施何能盛大而如斯

遊仙岩賦 并序

黄章慶

仙岩者蓋江右之神秀也詭物異蹤蟺蜒絕特至聖之幻化仙靈之輿區匡子爲之委心

向平因以肆意然而祕思靡發姸辭罔聞故
奇麗泯於翰紙有無沈於毫牘夫兹山會靈
殘怪匿跡幽淪非夫神通道玩不能就之一
旦賞音千里魂[illegible]章慶託以往來體物寄心
宏侈約簡側有可言厥因侍御韓公搴裳來
遊遂攬筆而賦之賦曰
嗟權輿之妙悟兮嘔融結而睢盱衍南北之順隤兮峙
迴迴於方輿運自然之無閡兮應峩峩之吐符啓盘冲
而赫燡兮紛複陸而茀紆惟兹山之神秀兮隱仙陬之
磐岑運帝車而曜斗極兮乃頵珏而嶕嵾接錦溪之鱗

壘兮遞遺硯之幽沈紀德巨君之宇兮發靈墨之崹嶔嗟玉表之磴磴兮乃矗矗於三面翳象鳴之參差兮孕岬岫而目睄蹇百里而硱磳兮縈峉峉而虵劵既懷谷而含溪兮復雲譎而熛變故其磈磈磈磈岡岵澥澗魁推蔽視曾岑亂盼飛冉冉以將墜兮立亭亭而復揭絕欐佹於平野兮削崛崎於天際度雲霞以方潔兮蠛蠓浮其匪翳驚詭狀之咄來兮異形忽其復厲壘孤圓於絕頂兮橫𠘧牙於若翺箕踵鼎屓岸嵒鼇懸九峻拂日三嵏隱天度丹屏兮斐斐嶇青壁兮芊芊夾駢列而嵒嶵兮遥碧嶙而洒聯挺巀嶭而成巘兮或谽閜以高閬

望陘峴之邈巉兮嗟矍踼之難踁繞獵鴻絅吸嚊潚率
駊騀偨傂嶕嶪軋芴嶢崝甗錡嶊嗺似似既嶟嶟其鬱
若兮復閬閬而比櫛嗟夫阻乎崇基兮橫倒影於沕潏
望靈暉於玉趾兮杳飛桂乎璚室森元石之磊落兮盤
桂車於霄屋褰玉門之孤標兮映丹邱之雲霱乃有漂
流揚澆漻淚淢汩披岩擁衝馳波遠渤或浛浛以渟渟
乃激激而滭滭顧泫浫以洑凓仍浪㵂而滲滅杳澄淵
之漩隱兮乃溱潩之泱泱淲石瀨而淙聆兮消瀺灂以
淼洋迴高岩與峭岸兮渼澎湃而滮激湍溶瀲而滮淅
兮閒陽候兮慘愓故其為似也若五嶺之嵂嵂若萬首

之嶷嶷若連龍之蹇赩若元趾之槍纍映明光兮丹夕
陟玉巒兮排碕冠切雲兮喦喦恍戴勝兮嗺嗺嗟趫虓
而㥄遽兮若軒鬐敷囷於虎豹顧蚴蟉而蠖略兮驚蟺
蝹連蜷於虬螭伏員坻兮觜蠵若頻顟兮睽睢蘭錡設
兮迆戛立漂陰縵兮帶陸離靡魚鬚而文鳥章兮彗神
旌與華旗彧電舒而天拂兮又郅偈而迴旋若乃鐵馬
千羣緹衣七萃端委虎門哮㘎獨嬰奮朱鬘以鬣髽抗
趫材而辟躓噫其可畏也其爲靈也若廣乘之瓊樹若
長離之丹房若廣野之金液若大峘之碧堂望承淵兮
一角仰燭日兮九光挺平邪兮郅草睇東木兮扶桑秀

菰苗瓊甲之靈異兮思醴泉玉石於洸洋嗟一種六名之或在兮羌五田三秀之溪藏隱丹經兮祕金記鏨玉液兮黷璚芳望赤鬚兮養命想依韓兮流亡乃四鹿九葩之莫即兮杳烟裝雲駕之茫茫憶昆姿奇齡之寢處兮仰仙車含氣於朝陽若乃交棃可飡火棗可嗜意祕三山情投七試握石髓以朋來駕輕鴻而賓至噫其可慕也故有奇跡詭蹤莫可言識儼鍊蛻於眞人貽五屬之隱適嗟闇晰於還丹信分形於胎息炳八石金精於一望兮杳銀臺於莫測乃昌容鍊色之孰在兮胡出胎結魄之未匿椒庭蹈其嶢崢兮望雲楣之若飭紛鍔鍔

而列列兮象桭柍於有色委空牀於清塵兮乃金策于何即瞻枯棋於一枰兮翻企竦而微膜嘆蘭英之傾海兮空縹瓷之自踣影蕚莫措傾欹誰植信巧數之莫凡詎強名之可摘思靈族之隱淪兮邁五龍于四極胡志怪於齊諧兮動予心之嗊惑嗟援脅而得魚兮解淳于之妙析闓趙鐸之審音兮覩海鳧而自愬顧靈物之千秋兮登都盧之可㲉渺嶚崔與巉嶮兮杳風雲之泊擊信神境之寮奫兮嗟窋窀之誰覓故其迴太虛以遼亮迴天晷而仰澄承元景以灼灼耀丹氣以棱棱肅明霞以川漲備卿靄以軒騰媚鐘龍之冉冉映秀萼之茫茫

散幽崖之熺熺爍朱柯之煌煌嚇嚎嶰之燡燡兮森柘
落落鏘鏘烶眞宇之煒煒兮燦靈波而張皇六龍爌熀
於紫閣九籥歙赩於雲房鬱坱圠而燐亂驚瀖濩乎陰
陽視瞖矓兮發悖魂偲悚兮彷徨丹溜之皦皦恍玉杯
之熒熒或太容之手揮或洪厓之耳聆其或流飈颲颲
漎漎窣窣歊蒸坱軋以鬱冥霧縠曳寒而漨浡浮霳霿
兮霙霣紛斐亹兮泱忽霊液滲其散漫漊瀼乎空濛起
寒烟於柔黝覆蓊藹于繁叢沈蝛淵于慘色悄龍穴乎
沖瀜望曾陰之晻曖兮髣鬖幽岫而窅窱閬圓淵之九迴
兮翳礷礚而潼潼混陽厓於嵷嶒泛峭崿其浮矇嘆懿

淠兮幻變望黶翳兮蔥朧思紫鱗於莫見望赤鯉於若
遊乃山圖之隱寂顧赤斧而沈幽於是乃有大人先生
矯首藐盼延瞰遨遊送目遐佇騁望劉流浮桂舟之三
翼兮驅靈胥於華渚垂接軫於虹綏兮耀重英而霞舉
揚飛蓋之棽麗兮載雌霓而爲旌肅鳴鑣于塵外兮顧
藻野之參横祛幽蘊於近矚兮盪高視之喧囂羌魂遨
而目矖兮思髣髴於神臯乃疑具茨或類元闕思青泥
之百丈希白飲於仙顏指素書於石室振清嘯於林間
嗟濬谷而長嘆兮信恭坐之高情乃倚驂而臨水兮胡
樵牧之忽驚任勝情而登陟兮或託屐於幽峻據邱㕡

而悠悠兮或淩雲而氣奮惟抽操於妙指兮猶取聽於靜淵乃福庭之要眇兮寘至道於何年望鸞驂兮倒景排害馬兮塵筌渾萬象於一指兮挾空賞於元極蘊眞趣於妙物兮洞幽闗於無前苟緣影之妄執兮翳空華之已牽嗟内官之已徹兮信外覽之悠然亂曰方祇構靈森迴薄兮朝霞瓊蕊渺丹溪兮翩翩蠕鴽絶羽人兮矯首排雲望烟客兮駢羅插袵有餘音兮伏思取足固知遊兮

銘十

龍虎山道藏銘 并序　　虞　集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爲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技悉繫於道家其書概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君眞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

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冲靖先生畱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畱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力爲之而

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搆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内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

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
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
貫之下施盤輪令其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
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眞成之而奉祠
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
黄君復亨復亨之師黄君榮鼎至元中佐天
師立道教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鐘
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彦綱字叔紀閩
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
撰碑文既爲藏室亦買田食其衆以備修葺

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天

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粤若太始虛皇之廷天眞丈人象氣錄形結畫神丹出

圖帝青散芒垂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横

自然非有使令變合億萬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

經五千其言載之兼軿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

札虛元寧配天作極宰於化亭胄孽緒餘龔武承馨法

言神方收數以莚要其宗歸如器在型上清有宮萬神

攸停乃作瓊室俠烈幽屏題囊篆茂刻石雕玲龍韜括

籍虎帶縈珽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衛雄毅陰官娉婷

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愼爾授受俾老復丁實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稽首述銘勒作眞符後天不傾

上清萬壽宮櫺星門銘并序

歐陽元

夫天垂元象門垣之設具存道啓眞風宮觀之興有自惟此櫺星之號實居列宿之首周頌之疏曰天由左角晉史之志曰天門三關以其通日月經行之衢故以表神明徃來之道俗書從木從霝未喻此也廣信龍虎山大上清正一萬壽宮祝釐之勝地學道之祖庭碧瓦雲連祕殿宏敞朱閣露立道閫邃嚴凡

有良工類求大木然而雨雷霜凝日㸚風庋
裘葛幾何棖闑屢易粤延祐五禩仁宗皇帝
將遣元成文正中和眞人江淮荆襄等處道
教都提點夏公文泳祇奉玉音丕承金籙禬
於龍虎閤皂三茅等山給以浙江江西兩省
經用眞人底厲清修樹立峻整鳌事既竣素
樑彌篤祭供金幣悉予本山將迎筐筥力郤
常饋於是龍虎山住持提點吳以敬提舉知
宮董處謙迨今住持提點程君靜時爲直歲
請曰頃者僉議斵太湖之石爲櫺星之門其

志雖確其貲無從惟師以平昔之廉隅詒永久之標準顧輯祭餘之費式興門材之役眞人曰諾既而審曲面勢方鳩僝工繼以私儲佐其不旣衆更大悅率作興事鑿山具區貞璞斯獻挽舟大江纖塵不驚百章委輸干指礱錯大門中直其崇六尋而劣兩門旁峙其網卅尺而強羲娥昭揭乎柱顛虯鸞交鶩乎楣表落成維期璨觀若堵經構著雍敦牂之歲完美屠維協洽之秋算緡五萬有奇計日再期而就于時道士曰陳處恭祴康莊之塗

廣數百尺曰孫景眞掫下馬之亭衮若干楹
曰楊宇泰載西蜀異木千株樛柏植彼左右
蔚然蔥蒨是皆慕眞人之高風所謂表立而
景從者也居無幾上清宮災惟此石門嬰燎
原之勢脫焚閫之厄得至人不爇之體歸靈
光獨存之範翼蘇蜀柏翠爽車蓋青踰銅柯
儼坤維之後凋儷震澤而齊壽何其異歟迨
夫紫房蝟與琳宇洊起石門之左右石筍乃
生擢竹萌而無根挺芝秀而有質非資凝乳
而集非假結氣而成是又異之甚者嗟夫門

應天之象石本星之精稽圖牒其足徵接耳目其罕有石筍之瑞何其至哉洪惟我元尊無爲以輔教樂至靜以保民導和召祥特著于此眞人侍祠歷年代祀潔己是門之作非徒㫌元運於悠久實以資皇圖之靈長嗚呼盛哉是宜爲銘銘曰

皇元八葉仁廟踐祚欽天禮神崇尚元素惟師元成祇若惠顧代祀名山愼守厥度樂周九奏禮畢三詔徒御不淹郡縣無酺肅肅羽衣皎皎振鷺於昭上卿宿昔承晤作門象山永息朽蠹其費伊何祭有羸布祭布曷羸

無贐無賂時惟元成樹德是務歸發已貲相乃供具笠澤神於物莫錮方舟彭蠡天塹實濟輦來山中並手皆作龍方爲梠削圓爲柱載雕載幾循頂注跗騫鸞騰蛟蹲烏伏兔道施颿甋亭列陛柢柏來自蜀枝葉布覆宮羅于哭門屹外護石笥耀祥宮復其故太和埏埴元氣煦嫗岌嶪靈星法象天路霞舒黃道雲止瓊輅俁俁飛仙集珮鳴璐葳蕤駢況盼鋆膰胙集耋皇家錫羨國步億載萬年永保貞固

贊十一

自題像贊　　　畱用光

枯木形骸生成樸野只爲謁帝飛神引得高人傳寫外
雖飾以丹青內則儼然是假朝市山林無不可者問他
顛倒虎龍機默默無言渾似啞衆謂在此端然終日何
嘗坐也

開府儀同三司輔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張
公画像贊　趙孟頫

道德之全元之又元時而出之溥博淵泉其動也天遊
其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謂我貴而
我不敢爲天下先贊化育而不居寶慈儉以乾乾故位
三公揖萬乘獨立乎方之外而坐閱乎大椿之年微臣

作頌承命自天穆如清風萬古其傳 松雪齋集

夏眞人眞贊　趙孟頫

松風兮颸飀石泉兮交流逍遥兮宴坐與造物兮同游清揚皎其玉雷氣宇凜乎高秋古之仙者不可得而見我儀圖之其陶貞白儔歟 松雪齋集

張宗師画像贊　虞集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恆從不以世遷翼翼小心赫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吴宗師画像贊

列仙之儒身爲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名言河

海偉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以上學古錄

吴宗師画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於公卿粲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黄后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中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者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眞人者安不得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休明者乎

跋十二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将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嘗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

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已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令曰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令曰押衙者豈幾是與施其地者曰周丞鄰丞鄰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唐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鄰稱鎮長曰中

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鄭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祈雨率多靈應謂之聖井水流出爲石坑謂之君坑實析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鄭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刋諸石請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年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彷彿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鑑故備論而書之 江西志